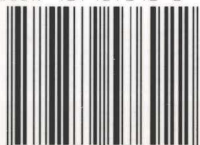


南奇先生繼《詩非夢》一書後，再度以寫實手法細數當代名伶程派青衣王吟秋先生與筱派花旦陳永玲先生畢生學戲、唱戲的心路歷程。更以如喙之筆，道盡二人在時代巨變及意識型態劇烈衝突下，如何面對橫逆羞辱，竭盡全力度過艱困，保存師門真傳與戲曲精髓於不墜的真摯精神。讀來十足令人感受深刻，反響動人。



ISBN 987957692-6



9 789879 576922

定價：NT280元

總經銷 / 錦德圖書事業有限公司

地 址 /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三段110號7樓之

電 話 / 02-82215697

傳 真 / 02-82215712

聲遠長天

懷念

王吟秋
陳永玲

南奇 著

《目錄》

程門永生——我所認識的王吟秋

序	6
江南有丹橘	8
花底離緒三月雨	19
少年羈旅	35
向來吟秀句	46
長憶秋夜膝前叮嚀語	62
愁因薄暮起	101
還將夢去	115

玲聲永記

——我所認識的陳永玲

序	138
死與生	139
紅與紫	155
人與戲	166
魂與志	182
罪與罰	223
去與留	262
偽與真	284
跋	303

程門永生

——
我所認識的王吟秋

序

記得大約四歲的光景，父親帶著我到師爺爺王瑤卿先生家中過從，幼卿先生也在座，他的旁邊站著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年，可身兒的長袍，眉清目秀，他給師爺爺倒茶之際，師爺爺說道：『給南大爺也倒一杯！』

父親謝過，師爺爺又說：『這孩子扮相嗓子都不錯，我正在給他說花旦戲，什麼時候您也去看看他的明場演出。』

這個少年就是王吟秋兄。

這之後，他時常來家中，有時送戲票，有時聊聊天，停留一般很匆匆，他言辭謙和，行事淡然。

但我和他更多的直接接觸是在文革結束以後。

他在上海養病，我和上海藝術研究所一位研究員特地去拜訪他，相談甚歡，他堅持請吃大閘蟹和明蝦，這恰是菊黃蟹肥時。

我從上海出差回到北京，陋室在紫竹院公園對面，之後他也從滬上歸來，獨居在雙榆樹，相去不遠，交往漸密。

我給他煮普洱茶，他端起白玉碗，凝視著碗中絳紅色蕩漾的茶水，微微一呷，笑道：『以

前，師父（程硯秋）每天都讓我給他煮普洱茶，師父去世後我就再沒有喝過它。琪弟的普洱茶是熟普洱，味道很甘醇、很柔順，讓我想起了師父，師父待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孩子就如同生身父親一般。』

我貿然問他：『師爺爺給您取了一個外號：小蘇州。您是生在蘇州嗎？』

『不是，我生在太湖邊上，實際上是無錫人，瞎子阿炳的同鄉。』

我笑道：『阿炳比不得你，他生前淒苦潦倒，寂寂無聞，死後幾首二胡曲子存世，才享大名，王大哥可早就是「風流天下聞」了。』

他忙擺手道：『休，休，休（羞）！我學了點師父的皮毛，慚愧死了，師父的藝術已經是絕響啦！有人以程派門人自居，卻不刻意追求程派藝術，不講究規範，一心想著追名逐利。要知道，名利對藝人而言更多的應是負擔而不是榮耀。』

他端著茶佇立窗前，背影的前面是繁華的街景，不聞喧囂之聲，唯聽得他一聲輕歎！

江南有丹橘

董太太是天津寓公董幼承的續弦夫人，她比丈夫小三十四歲，每個月的初二和十六是她和幾位太太輪流做東搓麻將的例行公事，初一和十五是吃齋的日子，她們都心中有佛，這樣特殊的日子須絕一千樂事，若在麻將聲中攪了佛祖的清修，難免就生此罪過。

藏青色的旗袍，天青色的寬邊兒，上面繡著三灰的蝴蝶，高領中間戴著一個領花，上面刻意鑲著一個三十五克拉的斯裡蘭卡藍寶石，藍寶石周遭是一圈二十幾顆一克拉的非洲鑽石，這便是董太太平素的修飾。幼承先生常戲道：『青天白日的，妳也總戴著它，生生就把這大清國克亡了。罪過，罪過！般若波羅密，善哉善哉！』董太太從鏤雕著菊花紋樣的金色鏡框中白了他一眼，扶了扶高領，笑罵道：『算了吧，老爺！這個時候兒您老人家倒是大清國的忠臣了？』據說在晚清年間，幼承先生曾被派任鹽務督辦，這在那個年月可是一樁了不得的肥差。大清國委任他數度出使波斯帝國，用公家的雪花銀很做了點花帳，收羅來一大批珠寶玉器之類，連地毯也不例外。

董太太的牌桌對家，是愛新覺羅·載淪貝勒的福晉，福晉長著一張當年最時興的瓜子臉，三寸長的耳環直垂肩上，體態瘦挑，肌膚白淨，明眸皓齒，王爵雖遠矣，氣度猶存。福晉身著一件絳紅色的大緞子旗袍，上面可著身量兒繡著同樣絳紅色的梅花不到頭的花樣兒，再綴上幾

顆南珠的蟠扣，金線的嵌邊，富貴堂皇，兩寸半的領口直托住了香腮。

另外兩位比較年輕的太太，穿得倒要素淨一些。王太太的夫君是交通銀行天津分行經理王璧侯，王太太身著淺駝色長袍，外面套著同一料色的馬甲。當年天津衛金融界有「兩隻猴」之說，一位是這王璧侯經理，另一位則是天津鹽業銀行經理陳亦侯，「猴」自然是借指二位在銀行業務方面的靈犀和機警。王太太對面而坐的就是這陳太太，陳太太一色兒豆綠的薄呢洋裝，滾著墨綠色的緞子邊兒，鵝黃色法國喬其紗的荷葉邊內衣，只在藕荷般的脖頸處露出一圈內衣領子來。

陳太太不經意翻腕瞟了一下金殼手錶上的錶針，趁著洗牌的工夫向對面的王太太遞過一個眼神兒去。

王太會意，遂停下手底的麻將牌，正經說道：「哎喲！我可聽說了，這程老闆呀，又開山門啦，好像說是收了個蘇州來的男孩兒，又秀氣又有靈氣。」

陳太太搭訕道：「我也聽說了，前些年到北京的，先給王幼卿磕的頭，扮相甬說有多水靈兒的了，程硯秋老闆能看中的一準兒錯不了。」

福晉緩緩停下了碼牌的玉手，睜大了眼睛，從王太看到陳太，驚訝道：「喲！有這事兒，我怎麼不知道啊，別是聽外廂人混說的吧？程老闆的玩意兒也不是誰都能學的，多少人趕著拜他，他哪兒就輕易收過徒弟，不過是在情面上過不去，不好打人臉子，才認個乾兒子、乾閨女

兒什麼的，便是讓他們死了這份兒心。要扣開程老闆這山門子，甚麼金玉、甚麼權勢，統統的沒用，沒有十分的天賦、十分的靈秀，門兒都沒有。」

王太太笑道：『這個蘇州來的男孩兒是個苦人兒出生，先在馬連良老闆的「扶風社」裏唱二牌旦角兒，倒真有您提到的這天賦和靈秀。』

福晉詫異道：『按說，果真有這麼一個人兒，我該是知道的呀！』

陳太太笑道：『妳如何知道他呀，您的眼中只有一個程大老闆，耳朵裏也只有一個程大老闆，心窩子裏也只存了一個程大老闆，您那眼光哪裏還能照見這些個小角兒！』

福晉咬唇嗔笑道：『非得爛了妳的舌頭根子，我如何就不能知道這個小角兒，前一年馬老闆來天津唱戲可是他不是，只是先前沒十分留意，想不到「扶風社」裏唱二牌旦角兒的也有這樣的造化。趕明兒我還真得瞧瞧去，也免得人說我沒見識。』

董夫人笑道：『妳們這幾個勾命鬼兒，勾起我的戲癮來了！我出個點子如何。』眾人都說好。

董夫人接著說：『下面這圈牌，誰要是和了，也別白拿了別人的籌碼，得唱一齣戲，唱得好倒也罷了，要是唱得不好，趕明兒就得做東，設個戲場子，好好樂上一回子。』眾人都說：倒是不敢和牌了。

說笑間，西裝革履的王璧侯經理從外廂走過穿堂，已大步流星跨進了這間中式的客廳，客

廳中一色兒黃花梨的明式家具，線條簡潔流暢，被安排得錯落有致，唯房子一側擺了一張法國式的胡桃核心木小方桌，周遭雕刻著一脈完整的水晶葡萄架子，片片葉子，條條藤子，串串葡萄，晶瑩剔透，附添了一縷清潤的氣色。王太太欠起身，笑說：『喲，多早晚呀，就來接我來了，還沒下班呢吧？』

璧侯笑道：『下班是沒下班，不過我來也不是接你回家去的。我給各位帶來了一位從北京來的貴客，妳們倒是猜上一猜？』

董太太接道：『少賣關子，既然是貴客，哪有讓貴客在外面喝風不吃茶的道理，敢莫是來哄我們媽兒娘的吧？』

璧侯笑道：『豈敢，豈敢！』卻早已在門邊半躬起身子，伸手向裡引道：『有請程硯秋大老闖。』

福晉第一個忙坐起身來，念叨道：『說曹操，曹操到。』話音未了，一個身影映過窗格來，身著深栗色披風的禦霜先生已然邁步進來，原先站在茶桌邊的小丫頭早跑去接過程先生脫下的風衣風帽。董夫人忙迎上前，笑道：『失迎！失迎！果真是等一的貴客，王先生也不早說一聲兒，好歹也得到大門口迎駕才是。』

程先生禮貌地向四位女士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方才笑道：『討擾，討擾，在下是不速之客，擾了各位的雅趣！』

董太太忙擺手笑道：『哪裏！您呐，太過謙了。我們想請您還請不到呢！也真巧死了，剛才王太還提起您來著。』忙又讓道：『請坐，請坐。來呀，還不趕緊給客人上茶。』程、王二位先生在靠北牆條几前兩張太師椅上落座坐下了。那丫頭手底下利落，早已沏了碗新茶過來。

璧侯笑道：『我最佩服程老闆。程老闆戲好，戲如其人，有骨氣，程老闆是條好漢子，不給日本鬼子好臉子看，要中國人都如程老闆這樣，這抗戰也用不著八年了，興許八個月小日本兒就夾着尾巴逃回去了。』

程先生抱拳道：『言重了！我這樣一個藝人，能有多大作爲。只不過這兩年多沒唱，身體也發福了，再上臺，嗓子也不在家了！我這次來，一來是想會會老朋友，二來也是謝謝諸位送給我的行頭。恭敬不如從命，程某不敢不從，行頭的面料顏色和花式都很好，很合我意。只是白得了這麼多饋贈，哪有不登門道謝的理兒。』

福晉可忍不住了，笑道：『哪兒的話呀！程老闆高興就好。我囑咐戲衣師傅得仔細著繡，散花的帔和寬邊褶子就是想到了您的身量，想來程老闆也不喜歡那些個小花小草的裝點，只怕反倒是小氣了，就叫戲衣師傅儘量往簡潔大方上下功夫，繡活兒出來，程老闆滿意了，就阿彌陀佛了！』旋又問道：『程老闆可是新收了個徒兒？多大年紀？哪裏人呀？叫什麼名字？』

『是啊，我才收了個徒弟，叫王吟秋，長在蘇州，從小失去嚴慈，還想請諸位多多照應呢。』

『果然不錯了，得給您道喜呀，程老闆。甚麼時候您這徒弟唱一齣，您派我們幾張紅票，也去聽聽，不過也不白聽。這樣吧，明兒個，我們四個人再添一副牌局，由我做東，加上今兒的抽頭兒，按程老闆這一茬兒的樣子再做一副行頭，送給您這位高徒，如何？』

程硯秋並沒有過多推辭，唯抱拳長謝，笑道：『還是那句話，恭敬不如從命，那我在這兒替孩子道謝了。只是一件，爲一個孩子，太太們不必太費心思，有就很好了，要是繡得太精細，他也受不起，反倒折福。行話說有身行頭就有了飯轍兒了，日後孩子有甚麼出息，也是各位太太栽培的！』坐著又說了一席客套話，程先生起身辭去，王先生代各位太太送客至門口，程硯秋回身向王璧侯笑著說：『請留步，勿須遠送，多謝關照。』禮貌性地按了一下風帽，乘車絕塵而去。

那時的京劇藝人，需要廣交遊，三教九流、廟堂江湖都需應付得來。戲園子從建立到邀角兒到演出都是有大開銷的，集資入股當然是一方面，馬連良「扶風社」的據點「新新戲院」就是一九三六年徵股籌建，坐落在北京西長安街，在敵偽時期未躲過被迫變賣的命運。那時的資本市場還不完善，遊資難以周旋，且風險奇高。更多的時候，籌措大額的資金就需要從金融界貸款，看似風險投資，其實雙贏，劇場和金融界多有背景，或走官道，或走暗途，演員可以喝西北風，劇場橫豎可以穩賺不賠。另一方面，京劇圈中戲院之間的交涉，地域之間的經濟流動，很少有兌現真金白銀的，都是通過金融界劃帳，又妥當又方便，甚至劇團一個週期的包銀

都是通過銀行支付。在這條資金鏈上，金融界不可或缺，而當年京劇名角兒的收入的確很惹眼，京劇產業更是閃爍著金光的大娛樂產業，金融界焉能不插手的！逐漸地，京劇藝人與金融界人士也有了不淺的接觸，鼎力支持梅蘭芳的馮耿光就曾是中國銀行總裁；李少春的父親小達子李桂春早與天津銀行業有交接，之後不就是與當時的一位銀行家攀的親嗎？每一個顯赫的京劇藝人的背後，都有一個金融財團的鼎力扶持。

這位王璧侯先生，在當日的金融界，算得是比較尊重和愛惜京劇演員的一位活躍人士，他出身於滬上的銀行界，不僅熟悉金融業務，對英語和德語也十分精通，為西方金融銀行業拓展中國金融市場業務做了不少實事。在他還有影響力的五十年代初期，是他把杜近芳介紹給梅蘭芳先生的，謝虹雯的第一副德國水鑽頭面也拜王太太所贈。

至於陳亦侯，則是張伯駒的部下，張伯駒為鹽業銀行董事。張伯駒的旗號是保護黃文化遺產，張伯駒好戲如命，也曾鼎力支持余叔岩老闆，著力弘揚老生余派藝術，受這樣一位上司的感召，陳亦侯隨之附和，張伯駒博得一貧如洗地求珍，陳亦侯自然不遺餘力地護鼎。

陳亦侯所任職的鹽業銀行為私人性質的商業銀行，股東皆是清廷舊官僚中的巨富。清末之時，鹽業銀行承辦清王室巨額放款，那些王公貴族抵押貸款，抵押物大多數價值連城，如：生了皇太子載淳的慈禧被冊封為貴妃的金冊封；隆裕皇后的金冊封；順治之母博爾濟吉特氏、慈禧、隆裕、顧命大臣載垣和端華的五顆金印；乾隆皇帝八十歲大壽時各省的督撫聚資鑄造的兩

個七層金塔；更有一套金編鐘，包括黃鐘十二個，大呂四個，折合純金四千餘兩。天津淪陷之後，爲了躲避搶掠，這套金編鐘被陳亦侯諸人密運到英租界四行儲蓄會地下室小庫房，外以數噸燃煤將之掩埋起來，日本人和國民黨特務數番搜尋都無功而返。一九四九年以後，這套編鐘連同其它未被損毀的珍寶一併獻出，陳列在故宮博物院中。

陳亦侯這樣一些人士，是把文物當作文化中不可多得的載體來看待的，對於活生生的戲曲藝術，亦然！

程硯秋作爲一代京劇表演藝術家，他的藝術品位、人格魅力都是高超的，他與高貴典雅的梅蘭芳不同，與個個瀟灑健的尚小雲不同，也與嫵媚嬌可的荀慧生不同，程硯秋有大書卷氣，也許是受大儒羅癭公之影響，他的藝術最吸引學者與名士，他的高票房價值是源於他本身就是有豐富內在精神氣質的貴族，他的藝術影響力不慚于任何藝人。畫家徐悲鴻也素喜觀賞程硯秋先生的表演，其夫人蔣碧薇則不十分認可，歎說『悲鴻自甘墮落了！』一九一八年，羅癭公也請徐悲鴻爲程硯秋畫像，程硯秋小梅蘭芳十歲，又是梅門弟子，徐悲鴻爲梅蘭芳繪製過《天女散花》，也就欣然爲程硯秋《武家坡》戲裝造像舉筆，羅癭公隨即在畫上題了字，字畫兩相宜。此畫在羅癭公逝世後，流落北平琉璃廠，數年後被友人發現，出高價贖買回來，送還給硯秋先生。

程硯秋在榮蝶仙門下學戲那些年，吃盡了苦頭，倘世上無一羅癭公，程硯秋也就珠沉玉埋

了。硯秋先生深知唱戲這個行業的深淺：一來，各方面社會關係錯綜複雜，「戲子」時常是一個玩偶或棋盤上的一個棋子；二來，那年月幾個月甚至幾天就能選出來一位國家總統，可幾年也培養不出一個像樣的戲子，真要唱出來太難了！正因為這些原因，加之那些年的傷口難癒，所以他決不讓自己的子女再端這碗戲飯。他希望後人能在學問上有所摘取。程硯秋的長子程永光三十年代就留學法國，妻子也是法國籍人，遂長期僑居在外；二子永源、四子永江都是學校中的高材生，學習上似有前程，用不著在舞臺上討生活，沒有必要再涉足這個圈子。

程硯秋並非藝不輕傳，他有他傳藝的準則，他一生前後收徒不過九人。他的弟子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立雪程門者，陳麗芳、趙榮琛、王吟秋是之；第二類是盛情難卻者，荀令香、江新蓉、尙長麟是之；第三類是身家顯赫的追隨者，徐潤生、李丹林、劉迎秋是之。

單說這第一類弟子。

陳麗芳一心是學程的，但因體質羸弱，三十餘歲就高度近視，嗓子也不振，不再適合舞臺演出，所以離別舞臺，從事教學生涯，年僅四十六歲就病逝。其臺上藝術，年輕時唱做俱佳，中規中矩，扮相清麗，曾搭班為梅蘭芳、荀慧生、馬連良、楊小樓、譚富英眾名角跨刀，未嘗大紅。程硯秋先生的琴師鐘世章先生原是陳麗芳的琴師，一九四五年以後，鐘世章專職為程硯秋拉琴，竟成了弟子留給師父最好的紀念。

趙榮琛在王泊生創辦的山東戲校時，程派戲曾問藝于關麗卿，他在山東省立劇院就一直是